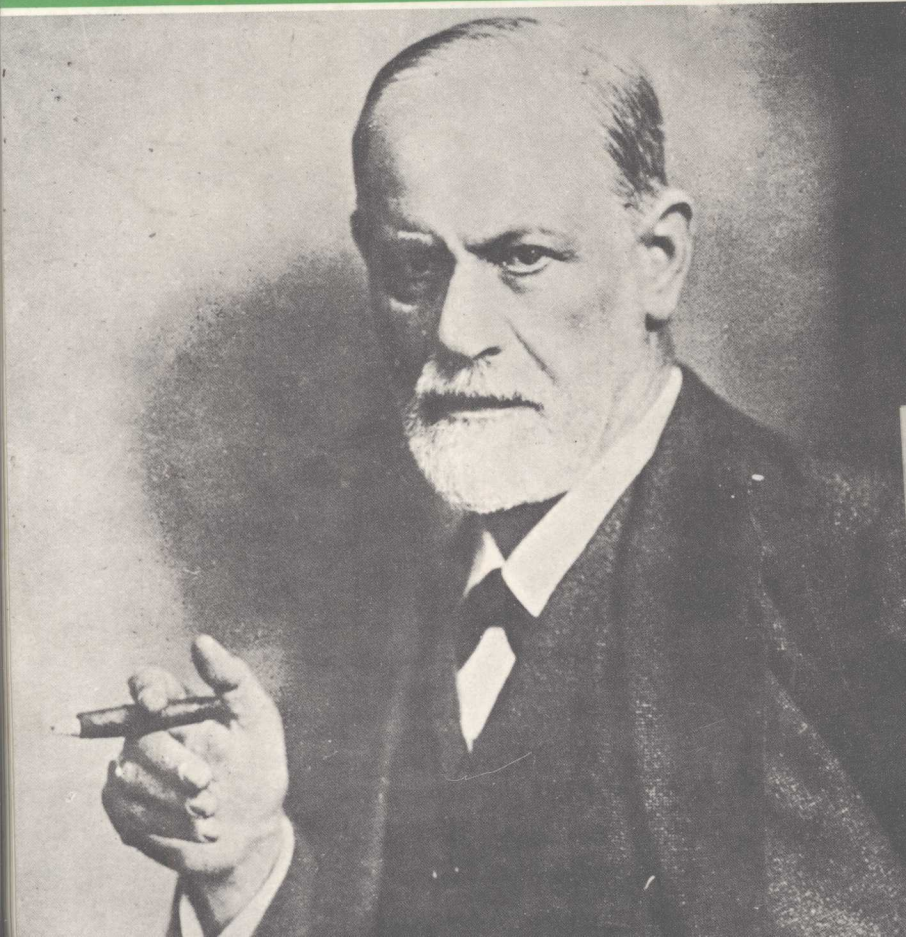


新潮文庫 18

# 佛洛伊德傳

精神分析大師

佛洛伊德 著 廖運範 譯



B 521

4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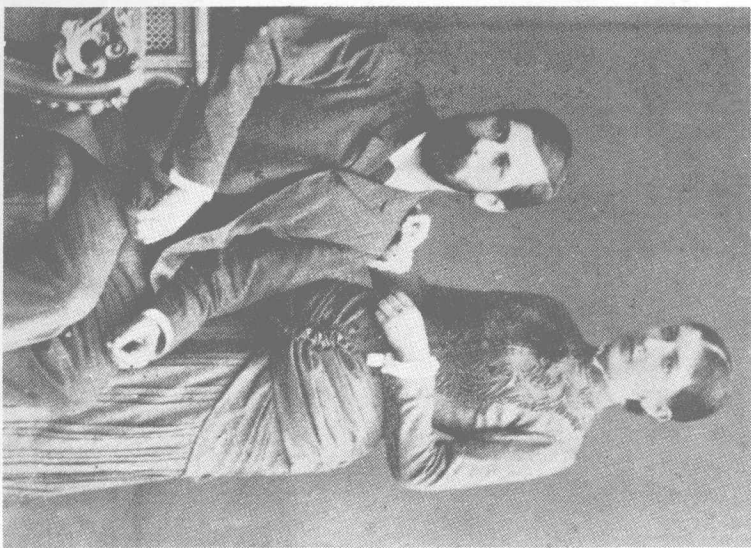
新潮文庫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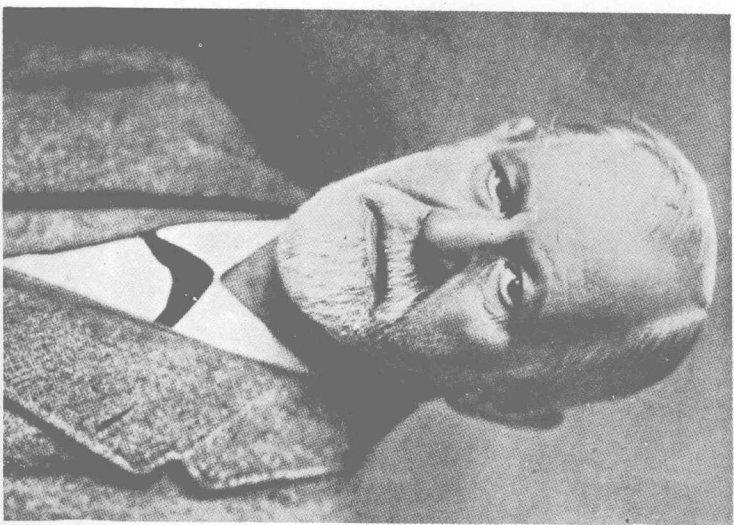
佛洛伊德等著  
廖運範譯

# 佛洛伊德傳

志文出版社印行



婚前與瑪莎 (Martha) 合影



66歲的佛洛伊德博士 (Freud) 1922年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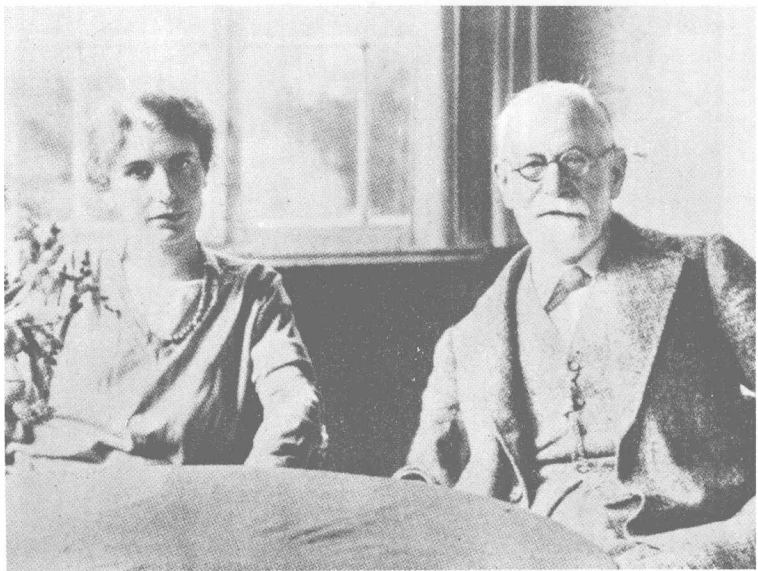
佛洛伊德出生的房子



佛氏全家福



佛氏密友瑪利·波拿帕特



佛洛伊德與令愛安娜(1929年)



佛氏珍藏沙考會診情形



柏林委員會的委員們（左至右後排：忞克、阿伯拉罕、愛丁頓、鐘士。前排：佛氏、裴廉克齊、漢斯）

# 目 錄

譯者序	三	
(一)佛洛伊德自敘傳	佛洛伊德	七
一、摸索、研究、與催眠術	七	
二、從催眠術到性因素	二〇	
三、伊底帕司和精神分析	三一	
四、自由聯想與夢的解析	四四	
五、精神分析的歷史演進	五四	
六、游刃於醫學之外	七一	
七、後記	八二	
(二)佛洛伊德的一生	鍾 士	八七
一、佛洛伊德的特質和性格	八七	

- 二、佛洛伊德的日常生活與工作……………一〇七
- 三、關於夢的解析……………一二八
- 四、佛洛伊德的愛情與婚姻(一)……………一四〇
- 五、佛洛伊德的愛情與婚姻(二)……………一七九
- 〔評介佛洛伊德〕……………特里寧……………一九五
- 佛洛伊德年譜……………二〇七



## 譯者序

譯完這本傳記，深深體會到「生之痛楚和喜悅」的況味，其所以痛楚，是因為佛洛伊德的一生，充滿了深奧的學術氣息，對於一個未能窺其學問堂奧的人，要想把他一生的思想過程，和脈絡，清暢明確地傳達出來，確實有許多絞盡腦汁而不可得的地方。其所以喜悅，是因為能把佛洛伊德這樣一位傳奇性的天才，介紹到我們中國來，為「佛洛伊德全集」做拋磚引玉之舉，雖然力有不逮，而終於能勉力完成，確實有得償夙願的感覺，儘管粗疏的地方很多，仍不免要竊竊自喜一番。

佛洛伊德是醫學史上，心理學史上，乃至文藝理論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也是學術史上聚訟最多，褒貶最多的人物，他的「夢的解析」能被唐斯博士列入「改變歷史的書」中，可見其影響之一斑，更可見出他的著作，是何等的深沉有力。正如他所說，他的一生除了思想的變遷，餘無一事可資記述，我們從他的自敘傳裏，可以發現他和學術之間的關係，是如何的密切，而這本以他的學術良心所寫就的「思想史」，經由受教於他的詹姆士·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譯為英文，確實能讓我們看到佛洛伊德多采多姿的精神生活，以及他所面臨的種種挫敗和成功，雖然我們不能靠他的現身說法，來給他蓋棺論定，但是藉着他的現身說法，却能讓我們看到他那深

奧、浩翰的學問的大概輪廓。

鍾士 (Ernest Jones) 是佛洛伊德最知心的朋友，他本人是英國精神分析的宗師，他那本「佛洛伊德的生活與工作」更是一部出色的傳記文學作品，是了解佛洛伊德的最佳參考資料，可惜該書長達三卷，篇幅浩繁，而且國內還沒有譯本出現，所以特別選擇了其中數章，聊盡介紹之力。鍾士說：「我們對於一個人所持有的基要感情，即其愛情態度，若沒有半點認識，則要去了解他的心靈，以及其人格的主脈，那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在人的的一生中，很少有像愛情那樣，能夠對一個人心靈的和諧，加以如此嚴厲的考驗，所以再也沒有什麼，能像在愛的領域中，所見到的各色各樣感情反應那樣，可以那樣深刻地，毫無保留地把一個人的人格內涵顯露出來。」這一段話，正是我不惜時間與篇幅，去譯「佛洛伊德的愛情與婚姻」的關係，對我而言，這是一種痛苦的經驗，因為我所最崇敬的佛洛伊德，在這方面的表現，遠不如他的思想那樣美，倒是他對兒女的親情，有着他做學問的那份純厚。

我之所以翻譯「關於夢的解析」一章，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它是佛洛伊德最重要的一本著作，是一本「改變歷史的書」，但是更重要的一點，則是想藉此激起有心人士，動念把這部皇皇巨著介紹給國內的讀者，看看我們的鄰邦日本，早在一九三〇年就有這本書的譯本，想想自己豈不有點心酸？其實佛洛伊德的著作，值得翻譯的實在不少，如果有人肯致力於佛洛伊德全集的出版，

豈不是讀者無限的福氣？

「評介佛洛伊德」一文，是節譯自鍾士「佛洛伊德的生活與工作」的序文，原作者特里寧（Trilling）對佛洛伊德做各個角度的評論，姑不論其是否允當，但是對佛洛伊德的認識，不無幫助。特里寧和鍾士有一篇精彩的訪問對話錄，已由林哲雄先生譯出，收於「與當代智慧人物對話錄」中，其中對佛洛伊德也多有論列，也是了解佛洛伊德的寶貴參考資料。

記得第一次對佛洛伊德感興趣，是七、八年前看了一部譯為「佛蘭德傳」（即佛洛伊德傳）的電影，內容雖然已經淡忘，但是其中充滿着的迷濛而神秘的感覺，至今猶清晰可見，那真是一部出奇的好電影，當時在看到好電影的驚喜之餘，依稀還有點茫然若失的感覺，沒想到七、八年後的今天，自己會有機會拿起筆，為大家介紹佛洛伊德，心中充滿着的，正是三分的企望，和七分的惶恐，到底內行如詹姆斯·斯特雷奇才敢翻譯的東西，由我這粗疏的門外漢來翻譯，是太不自量力了些，但是我企望：如果這本譯本可讀，願它能帶給大家一點什麼！如果不够理想，希望它能激起內行人的「憤怒」，起而執筆做一番最盡職的譯介工作，當然更企望因此讓大家讀到佛洛伊德全集。

這本書能够問世，志文出版社張清吉先生的支持，林哲雄先生的鼓勵、高鷹先生的督促，妙珍小姐的鼓舞和校稿應居首功，特此誌謝。

廖運範謹識于臺大醫院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CHARLES A. BEAUMONT

VOLUME I

THE EARLY PERIOD

1492-1776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00

Copyright, 1900, by The Century Company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the American Book Company, New York

Published by The Century Company, New York

100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CHARLES A. BEAUMONT

VOLUME I

THE EARLY PERIOD

1492-1776

## (一) 佛洛伊德自敘傳

### 一 摸索、研究、與催眠術

我第一次談到心理分析的發展及其主題，是一九〇九年在麻省烏斯特的克拉克大學 (Clark University at Worcester Mass.)，我應邀在該校成立廿週年紀念會上發表五次演說時，直到最近，我有感於「美國廿世紀初葉全集」的出版家認清了心理分析的重要性，而在全集之中為它留了一席之地，才又作了一次類似的演述。而在這兩個時期之間，我發表了一篇論文「論精神分析運動的歷史演進」(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在這篇文章裏，實際上就包涵了一切我現在所要談的基本問題。因為我必須不自相矛盾，也因為我不願一成不變的再重覆一次，所以我必須很努力地去建立一篇主客觀態度，以及傳記，歷史趣味並重，而且各成分重新組合的敘述。

我於一八五六年五月六日生於莫拉維亞的夫來堡 (Freiberg in Moravia)，那是一個現

在屬於捷克斯拉夫共和國的一個小鎮，我的父母都是猶太人，而我自己至今也還是一個猶太人。我有理由相信我父親的家族在萊茵河（科倫一帶）定居已經相當長久了，但是由於十四、五世紀中猶太人受到迫害，他們才向東逃走，而在十九世紀中，他們又從立陶宛（Lithuania）經加里西亞（Galicia）遷回到德屬奧地利。在我四歲那年，我到了維也納，而我一生的教育也就在維也納一地完成。在高等學校裏，我連續七年名列前茅，所以享受了許多特權，得以保送到大學裏去就讀。雖然我們家生活在一個極有限度的環境裏，我父親却堅持要我在選擇終生的職業上，必須依據我個人的性向。那時的我，其實後來也如此，對於醫生這一行，並沒有感到特別的興趣，與其說是爲了興趣，還不如說是爲一種對人類的好奇心所動，那種好奇心是對人類的，而不是對一切的自然物體，說實話，我那時還沒有把握到觀察的重要性，還不知道觀察是滿足好奇心最好的方法之一。後來我才知道，我早年對聖經故事的熟悉（幾乎是在我懂得如何唸書以前的事。），對於我感興趣的方向，有極深遠的影響。由於在學校裏和一個有志成爲名政治家的高年級同學相知，受到他的有力影響，我產生了像他那樣學習法律，參加社父活動的願望，但是就任同時，當時最熱門的達爾文進化論却也深深的吸引着我，因爲那些理論，撩起了我對世界更進一步了解的希望，加上畢業之前，在卡爾·布魯爾教授（Prof. Carl Brühl）的課上，聽他朗誦歌德那美妙的論自然的散文，遂決定成爲一名醫科學生。

當一八七三年剛進大學時，我感到極大的失望，尤其是發現因為我是一個猶太人，大家都期望我感到自卑，或感到自己是一個不屬於他們的外國人。我斷然地拒絕去做他們期望的第一件事，我永遠不能了解爲什麼我得爲我的祖先感到羞恥，或如一般人所說的，爲我的民族感到羞恥？於是我義無反顧的高舉不接受的態度，我不會爲此感到後悔過，因爲我覺得雖然受到這樣的排斥，一個積極努力的工作者，總不致於無法在人性紋理範圍之內，找到一處立足的空隙。初入大學的這些先入印象，所產生的結果，有的在後來才知道是極爲重要的，因爲我在早期就習慣了立於反對立場，或被置於大多數的權威禁令下的命運，因此建立了某一程度的判斷獨立性。

此外，在我大學的第一年裏，我就發現由於天賦的特質和限制，註定我要在我原先熱中的那些科學領域裏失敗下來，於是我才了解「浮士德」中的魔鬼美菲斯安弗立茲 (Mephistopheles) 所提出的警告的眞諦：

「對科學廣博的涉獵是徒然的，每一個人都只能學到他所能學的東西。」(浮士德，第一部)

最後，我終於在布魯克 (Ernst Brücke) 的生理實驗室裏找到歸宿，獲得滿足，同時也在那兒找到我所尊敬而以之爲模範的人物：像偉大的布魯克本人，他的助手愛克斯納 (Sigward Eaker) 和佛列舍·馬克叟 (Ernst von Fleisch-Marow) 等人，尤其是後者，我能和這樣了不

起的人爲友，真是三生有幸。布魯克把一項神經系統的組織學問題交給我研究，我很圓滿的解決了那個問題，由於布魯克很感滿意，同時也爲了我自己着想，我就更進一步的探索下去。從一八七六年到一八八二年之間，除了短期的間斷之外，我一直都在那研究所裏工作，使大家相信我有希望去接補一個即將出缺的助理位置。醫學本體的各個分枝，除了精神病學 (Psychiatry)，都引不起我的興趣，所以對於醫學課程我都不太在意，因此直到一八八一年我才獲得那遲來的醫學博士學位。

我生命的轉捩點發生在一八八二年，那時我寄以最高崇敬的老師，糾正了我父親那高尚但缺乏遠見之觀念，尤其是鑑於我經濟的窘困，大力勸我放棄理論追求的生涯，我遂接受了他的勸告，離開了生理實驗室，滿懷熱望地進了總醫院 (General Hospital，按爲當時維也納的主要醫院)。(不久我就升爲初級住院醫師，輪流在醫院的各個部門工作，其中有半年以上是跟着梅納特 (Meynert)，梅氏的道德文章是我早在學生時代就極爲崇拜的了。

以某一種意識而言，我對於原先起跑的那一線工作已經失去了信心，布魯克爲我指定的題目是最低等的魚類的脊椎研究，而今我已轉而研究人類的中樞神經系統。就在那個時候，佛萊西革 (Flechsig) 發現了髓鞘形成的非同時性，給髓質束的複雜紋理投下了無限的光明，而我之所以選延腦做爲我的唯一研究對象，其實也表明了 my 發展的連貫性。和我初入大學時無所不學的情



形比較起來，相反的，我如今却有專注於一項工作、一個問題的傾向，而且這個傾向一直持續下去，並且使我一直被人指責爲一面倒或有偏見的人。

這時，我又恢復到以前在生理研究室時，那樣起勁地在腦解剖研究所裏工作，在這些年裏，我發表了好些有關延腦內神經核及神經通路的研究論文，並且由愛丁格 (Erdinge) 很有條理的把我的結果給記錄下來。有一天，那位我尚未在他手下工作就肯把實驗室借我用的梅納特，建議我應下定決心獻身腦解剖的工作，而且答應把他主要的研究工作交給我去做，因爲他覺得他自己已經老得無法去應用新的研究方法了，我婉謝了他的建議，一方面固然是懾於工作的艱鉅，另一方面可能我那時就已猜想，這樣了不起的人決不會無端對我那麼施善。

從實用的觀點看來，腦解剖的研究絕不比生理學好，再加上我考慮到材料來源的問題，所以我就轉而開始研究神經系的疾病。在那時候的維也納，還很少有這一醫學分枝的專家，所以可資研究的材料都散見於醫院的各個科部，而且也沒有學習研究這方面學問的適當機會，只好靠無師自通的方法去學習，即使是不久前專研這方面的諾斯那格 (Nohnagel)，在腦部位這方面的著作上，也還不能把腦神經病理，從別的醫學分枝之中分離出來。於是，在遠處沙考 (Charcot) 無限光芒的吸引下，我擬了一套計劃，想先獲得維也納腦神經病學講師的位置，然後再到巴黎去繼續深造。